

岁月漫记

与词作家晓光的相聚

吴宝三

提起陈晓光的名字，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，可提起著名词作家晓光，定然皆会说出由他创作的歌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这首歌曾荣获1986年全国当代青年喜爱的歌曲奖，1988年新时期十年优秀歌曲奖。他创作的《那就是我》，亦深受广大歌迷喜爱。这两首歌，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音乐教材。而他写的另一首歌《光荣属于亚细亚》，被亚奥理事会选为永久性会歌。他曾在“莫斯科作曲家之家”，举办了题为“发现中国的中国歌曲的百年”专题讲座。

陈晓光，笔名晓光，河北景县人，发表诗歌近千首，结集出版《黄河上的太阳——晓光词作歌曲集》《晓光歌词选集》等，曾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复兴之路》总指挥，历任《词刊》主编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、文化部副部长。那一年，乔羽、张士燮、晓光、王酩、凯传、钟立民等著名词曲作家到辽南采风，我亦忝列其中，同他们朝夕相处，大家一起讨论歌曲，畅叙友情，过得十分愉快。

当时，我的一首歌《我爱你，勒勒车》由佟铁鑫演唱，录入盒式带，被几家电台选为每周一歌。尽管如

此，我仍想将这首歌的歌词在《词刊》上发表一下，就和时任主编的晓光讲了。晓光认真看过后，犹豫再三，终未刊出。对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，现在回头来看，未发表值得庆幸，因为实在不是上乘之作。

翌年秋季，成立全国林业文联，晓光代表中国文联到会祝贺，我们在北京丰台见了一面。过了一年，我们又在哈尔滨见了面。他没有一点副部级官员的架子，风趣地对我说：“当年兴城一别，多年未见，这两年每年都能见上一次，用当下小品中的一句话说，这是缘分呐！”

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，我和晓光在驻地前厅交谈，著名词作家王德（《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》《北大荒人的歌》的词作者）走了过来，说前几天看到我在《黑龙江日报》副刊上发表了回忆王酩的一篇散文。突然，晓光脸色骤变，心情沉重地说，王酩昨天去世了！他要乘中午的班机，赶回北京送王酩一程。大家都说，未曾料到，这篇文章竟成了为王酩送行的祭文。翌年，王酩歌曲集出版，晓光撰写了饱含深情的序言，读后令人动容。

1968年9月，我上山下乡来到地处北大荒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7团下属的一个农业连。连长是一名东北人，四十多岁，高高的个子，一脸胡须，看似彪悍，却待人诚恳。

两个月后，连长委派我担任连队通讯员，主要工作就是每隔一两天，到营部取回信件和报刊。连队距离营部三十多里地，那时没有交通工具，有时候搭乘去拉物资的拖拉机，多数情况下都是步行往返。走一趟就要三个多小时，来回六十多里地，需要一天的时间，很是劳累。但是，取回信件是我的职责，也是全连战友们期盼，大家都希望看到远方亲人的来信。

看似简单的工作，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难。北大荒的冬季，零下三十多度，滴水成冰。一天，吃过早饭，我踏上了去往营部的路，由于车辆碾压，积雪板结，路上都是冰溜子，加上刚刚下了一场大雪，非常难走。我抖索精神，踏着深深的积雪奋力前行。走到半路，刮起西北风，吹落树上的雪渣子打在脸上，丝丝拉拉地疼。虽然我身穿厚厚的兵团大衣，头戴绒帽，脚蹬棉靴，还是感觉寒风刺骨。

道路难走，耗费时间，再加上冬季白天时间短，回来时走到半路天就完全黑下来。一个人走在空旷的野外，那个孤独劲儿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不知咋回事，走着走着，一下子想起老农工们讲过的野兽伤人的事，立刻感觉后背冒凉气。

无意中一回头，突然看到月光下，远处闪过两团绿光。听说狼的眼睛才放绿光，我猛

地打了一个寒颤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使劲揉了揉双眼，真的是狼！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，我不知所措，只得加快脚步，背着装满信件和报刊的兜子，大步往前跑。跑了几步，回头再看，绿光不但没甩开，反而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借着月光四处搜寻，看到路边有棵大树枝，弯腰捡起，把小树枝劈掉，只剩木棍。使劲在雪地上顿了顿，做好了与狼搏斗的准备。

就在我一愣神的功夫，这条灰色的狼已经窜到我跟前，不声不响地呲着锋利的牙齿，竖着两只耳朵与我对峙。就在它跳起来扑向我的一刹那，我怒吼着抡起木棍向狼的脑袋砸去。灰狼“嗷”的一声，滚到一边。还没等我立稳脚跟，狼又站起身，两眼放着凶光，对着我发出瘆人的嚎叫。我的心止不住地狂跳，心想，这回完了。

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远处响起了拖拉机的“突突”声，一道灯光照过来，把狼吓了一跳，它迟疑了一下，转身向远处的林地跑去。拖拉机停下后，从车上跳下两个人。我加快脚步迎上前去一看，原来是连长和司机。连长看到这么晚了，我去营部取信件报刊还没回来，很是担心，立即叫上拖拉机手，开着拖拉机前来接我。我紧跑两步，一下子扑向连长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当我哽咽着感谢连长的救命之恩时，连长不住地摇头，说，“哎呀，如果你出点儿事，我怎么向你的家长交代！”

一晃，离开兵团四十多年了，我还是经常想起我那朴实善良的连长。

连长的救命之恩

李宝森



1998年，本文作者（右）与词作家晓光在哈尔滨友谊宫。

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晓光，曾到过黑龙江省牡丹江林区考察，对大森林充满眷恋之情。我邀请他去看一看红松的故乡，并即兴念了几句诗人郭小川当年在伊春创作的《祝酒歌》，“小兴安岭的山，雷打不碎，汤旺河的水，百折不回。”晓光也诗兴大发，接着背诵了郭小川《青松歌》中的诗句，“能做擎天的柱，就做擎天的柱，能做摇船的橹，就做摇船的橹，活着时为好日月欢呼，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……”他当时的神情那么专注，那么认真，我有理由相信，他一定会创作出讴歌黑土地、讴歌林海雪原的力作！

光影记忆

马三立先生带队慰问演出

张启



1991年，我在天津武警三支队任副政委，那时候提倡部队和地方开展军（警）民共建，于是经常组织一些军（警）民联谊活动。

有一次，天津市政协组织了一场到我们基层支队的演出活动，由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带队。在部队大院，官兵们欣赏了一场高水平的文艺演出，有相声，有歌舞，有乐器演奏，马老接连说了“斗你玩儿”“挠挠”等五六段脍炙人口的单口相声小段。

儿，这次慰问演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。这张照片是演出后部分干部、战士和演员们的合影，第三排左四就是我。由于工作需要，1994年我转业到天津原商检局工作，此后机构改革又归属了海关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当翻阅相册看到这张照片，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。

征稿启事：如果您有记录昔日生活中精彩瞬间的老照片，可配上文字说明，发至邮箱

lnsbxsy@163.com

少年时期，我做过两次小买卖，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。

读初中时，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夏季收集蝉蜕。蝉蜕是一味中药，洗净晒干后可以卖给药店换钱。每天天刚亮，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去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寻找蝉蜕，上学、放学路上也是一路到处搜求。如果下过雨，那就更方便了，刚褪下的蝉蜕很多都被风吹雨打掉落在地上，我们一路拾取带回家就行。

收集回来的蝉蜕，要洗净晒干。等到秋天，我和小伙伴们才相约一起去县城卖给药店。晒干的蝉蜕大约100个一两，我和小伙伴们平时得空就在家反反复复地数，互相比较，看谁收获得多。

有一年我收集的蝉蜕最多，得有两斤多。我和几个小伙伴结伴渡船去县城的药店去卖，共卖了四块多钱。拿到钱后，我心里一高兴，慷慨地买了一个西瓜和小伙伴分食。回到码头准备渡船回家时，其他小伙伴要买那时常见的大麻饼，我也随着他们买了两个带回家。回家一算账，我已经花了一元多，只剩三元钱让母亲保管起来。我说了经过，母亲批评道：“你花钱也太大手大脚了，留着做衣服或者买学习用品不好吗？”仔细想想，母亲批评得对，辛辛苦苦几个月才积累起来的几千个蝉蜕，卖了四块钱，我一会儿工夫就花去三分之一。

还有一次，我与母亲一起上街卖菜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村民家里自留地的菜可以隔三差五上街售卖，换回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用品。我们村的村民去城里卖菜一般从两个地点过江，一个是距离我家较近的码头，一个是距离村子很远的渡口，对面是一个名叫扫把沟的集镇。

那一次，母亲带着我，随几个村民一道去扫把沟卖菜。扫把沟有发电厂、有色冶炼厂等大企业，市场菜价比县城略高。不巧的是，出发前一天晚上下了雨，天还没亮我们就启程，出发时雨虽然停了，谁知走到半道，毛毛细雨又淅淅沥沥下了起来。我本来就瘦弱，虽然让我挑的只是两个菜篮子，里面的菜也不是太多太重，但我走在路上还是越来越吃力，下起毛毛雨，越走感觉担子越重，走不了几百米就要停下休息。母亲和几个村民一会儿在前面赶路，一会儿停下等我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赶到江边。

过江到扫把沟菜市场，大约两个小时不到，菜就卖完了。母亲给我钱让我去买油条吃，顺便称十斤盐带回家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盐是一毛四分钱一斤，我花了一元四角买了十斤盐，坐上船准备返回时，母亲才问我买盐花了多少钱。我如实说付了一元四角，母亲说，来这里买盐，就是因为每斤便宜一分钱，十斤可以节约一毛钱。她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当时没有和我说清楚。

此事母亲一直没再提，而我却在心里懊恼了好几天。不是在乎那多付的一毛钱，而是忘不了那天，我们冒着毛毛细雨，挑着重担，迈着艰难的步伐，一步一步走向渡口，再走向扫把沟菜市场的过程。

往事渐渐远去，但少年时期经历过的平凡琐事，有些已经刻在了我的心灵之中，融入了我的血脉之内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儿时两次做买卖

王祥龙




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

广电看世界，看美好的时光



详询天津广电营业厅或
拨打客服电话
96596